



女仙外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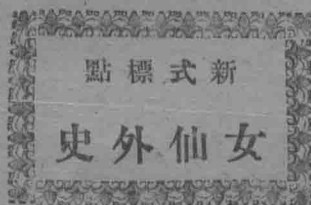
雲石



光緒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四版

(精裝二冊 大洋三元二角)
(洋裝四冊 大洋二元四角)



句讀者 鮑 廣 生

校對者 何 銘

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 新文化書社

四馬路
中市

女仙外史

第七十五回

慕嚴慈月君巡汴郡

謁庭闈司韜哭冥府

且說公孫大娘在揚州時，將胡胎玉小姐，交與滿釋奴，先送至濟南帝師闕下，月君見其誠心嚮道，親自指授玄功。今鮑曼二師，又領回連珠娘，也是守貞處子，均有根器。——且喜得了兩個有成弟子，也與教育天下英才無異。不幾日，呂軍師疏到，請南幸中州，月君謂鮑曼二師道：『先父母爲開封府神，此去應得一會面否？』曼師笑道：『會，會！還要會老梅婢哩。』鮑師道：『速去，速去！遲不得的。』月君即將胡貞姑，與連珠娘，託與二師，并素英，寒簧，一處修煉；止帶兩劍仙，及范飛娘，老梅婢，同行，女金剛，滿釋奴爲侍從；武將即用軍師差來迎接的董翥，董翹，領兵前導，阿蠻兒與瞿雕兒，爲後衛；文臣亦止全然，司韜，黃貴池，周轅，曾公望，胡傳福，六人隨駕。

，餘皆留闕辦事。於建文十六年，九月二十八日起行，著舊諸臣趙天泰，梁田玉等，將向來預備建文帝的鑾駕，送請帝師乘用，月君却之不得，遂坐着一十六人肩的楠木龍輿，蓋着五鳳九沿曲柄的黃綾傘。月君鑾駕出城，百官送至郊外，自回。一路百姓，若老若幼，若男若女，都來頂禮，也有呼爲活菩薩的，也有呼爲大慈悲佛母的，也有稱爲帝師萬歲的，真個「喜氣溢玄穹」，「懽聲動厚地」，爲千古以來，未有之奇事。每晚只是安營野宿，不入城市，不住公館。

迤邐到了河南，駐蹕界上，女金剛，滿釋奴，各安小帳房於月君大營之前。時方初更，二女將還在帳外閒坐，忽頭頂上有人呼道：「我欲朝謁帝師，煩爲啓奏。」二將跳起來，抬頭一看，却是雷一震，女金剛喝道：「汝已死在江中，如何到此作祟？」取過鐵鍬，舞得如風車一般，大喝：「你來，你來！你的陰魂，試試我鐵鍬來！」滿釋奴向看空中，連打三彈，彈子在他身體穿過，動也不動。雷一震道：「我是帝師的臣子，二將軍因何阻當起來？」二女將齊喝道：「我們是個人，只與人傳奏；不是個鬼，怎與鬼傳

奏呢？」月君正趺坐營中，聽得外面喧嚷，令番隱娘出視，回說是雷一震要見駕，二女將因他是鬼，不許進營，兩邊爭論。月君諭：「准令進見。」隱娘便出營門宣旨，二女將方丟了軍器，聽其進謁。一震按下雲頭，俯躬入營，照生時行禮畢，奏道：「臣心粗膽大，致中賊計，死於長江，蒙龍神見是帝師部曲，救臣巡河使者，今奏命來視黃河。聞知鑾輿巡幸，所以冒昧前來，瞻仰聖容，表臣生死微衷。」帝師諭道：「汝既爲神，具見忠貞之報。朕聞江中之水無情，所賴神明公道，倘有無辜陷溺，爾能暗中援救，卽聖賢已溺之心，上帝必然眷佑。朕到中州，尙有爵典封贈。」一震叩謝而出，從冥冥風霧中去了。

次日午刻，諸將駐馬，方打中伙，前前後後，焚香迎送的，農夫樵子，都遙望着帝師跪拜。內有兩個弱冠書生，各執一兩箋紙，跑到女金剛身邊，說道：「我們是獻帝師討賊表文的，懇求達上。」女金剛見二少年生韶秀，眉目如畫，好似弟兄，便戲言道：「你兩個認我做老子，纔與你傳奏。」少年道：「你是個女身，怎麼要人認你父親？」

『女金剛自謂頭陀裝扮，兩腳又大，恁是神仙，也辨不出男女，所以去耍他，不期竟像個平素曉得，一猜就中，遂道：『好胡說！我那一樁兒是女身？』少年道：『若不是女身，怎得隨從帝師？』滿釋奴接口道：『你看多少兵將，隨駕在此，難道都是女身？』少年齊笑道：『不要哄我！他們前呼後擁，離着鸞駕甚遠；你們二位，是左右親近的，怎不是女身呢？』女金剛道：『好伶俐小廝！』便將他手中摺紙，達上帝師。月君看時，一幅是表，註名王作霖；一幅是檄文，註名劉葵。即命召至近前，問：『是誰家之子？』劉葵道：『先父是刑部郎中劉端。』王作霖道：『先父是大理寺丞王高。』月君道：『二先公是要謀復建文皇帝，同時殉難的，可謂哲人有後。』二子又奏：『臣等一向逃在木蘭店，要到濟南，恐爲上界盤獲，遲至今日，得謁聖容，真遂素志。』月君令送至文臣班內，俟到京師補官秩。

時鐵開府，已前來迎駕，啓奏帝師道：『前者微臣初下開封，與軍呂律，虔備太牢少牢，饗豆簠簋，祭謁太上帝師。今者禮儀，臣實未諳，還求聖裁賜示。』帝師諭道：

『與其奢也，寧儉；所貴在於寸誠，其牲禮不過如此。』鐵開府奏畢先回。

不數里，早迎見了呂軍師，遂同駐驂於曠野，直俟帝師，安下行宮，軍師方趨謁謁安，帝師亦加慰勞。忽報河南暴將軍，求謁聖駕，軍師爲之引導行禮。月君見暴如雷形容威武，聲音宏亮，是員大將之品，乃論道：『天生爾好武，爲先公延此血脈，若是文物書生，怎得返從邊塞，轉展而入中原，克成大勳耶？河南地接晉疆，第一要區，非汝不能守，特授爲大將軍之職，如有機密，預奏裁奪。速回任罷！』如雷謝恩自去。軍師亦卽告退，與鐵鼎徑回開封候駕。

月君到了境上，城鄉士庶，都執香花燈燭，兩行排列，出城五十餘里，伏地叩接；遠近街道，無不結綵奏樂，婦女兒童，都在門首禮拜。月君見百姓誠心愛戴，卽在輿中降旨，全免本郡各屬秋稅，慰令兆庶各散。鐵鼎等請駕入正行宮，月君卽下令明日卯刻，恭謁太上。當晚，諸臣皆齋明虔肅。

有僉憲御史司韜，假寐而待旦，至半夜，神思朦朧，見一舊日老僕稟道：『太老爺

有請。」司韜愕然，卽隨老僕前行。至一衙門，崇高宏敞，看顏額時，却是府城隍廟。司韜問老僕：『你因何在太上帝師這裏？』僕亦不應，一徑導入角門，過了穿堂，直至內署，見父親與母親，端坐在上，兩邊站着兄弟姊妹。司韜不禁噙心痛哭，跪在膝下道：『兒久不得見父母之面，孤影熒熒，每不欲生，今願常侍晨昏，死生一處。』司公諱中，亦揮淚道：『我兒猶記爲父的，逼你出亡乎？幸義士全淳風，保全汝軀，至於今日，我適已託夢報其情矣。若太上帝師，三日以前，已遷平陽府城隍，上帝命我代其職。帝師臨神來祀，迴避不能，迎接不敢，汝須亟爲奏明，毋貽我罪。夜漏將盡，汝其速行！』韜復大哭，又失聲而醒，連叫怪事。忽報全司空到，司韜將夢備說一遍，公然道：『我亦夢見先尊公示我未來，當應在十年之後，候臨期告聞，今不敢預洩。』便同詣呂卑師處，商量入奏，軍師道：『此時不敢請見，宜速用密摺奏聞。』司韜卽刻寫成，同呈行殿。二女將軍方起，軍師親自致之，釋奴卽行達進。

月君覽了大駭，願謂兩劍仙道：『豈上帝不許我再見父母耶？何以兩次遷調，適當

其會？」隱娘對曰：「人於五倫之間，生則合，死則分，此定數也；若既死矣，而可復合，如在生之日，是拘數也，上帝亦有未能，豈不許耶？如目蓮救母，遊盡地獄，不得一見，如來故以錫杖授之；在佛之慈愍，乃是矜孝子之心，究之以錫杖震破阿鼻地獄，又不知其母安在。今太上現爲府神，帝師又非救母，祇不過欲伸哀慕之情，冀得死生一面，是私意也。以昔日而論，則爲父女，若以今日而論，則屬君臣，豈可以私而害公耶？」帝師曰：「我以神謁，與目蓮佛之親身而往者，大異，有何妨害？」隱娘對曰：「帝師元神一行，比親身更甚。如天子有百神呵護，原在冥漠之中；今以神而見神，其後先擁衛者，不啻現在諸臣將士，勢必至於驚動。兩省之神明，上帝能不聞知，恐貽咎於太上矣。」月君曰：「是耶？三日以前，我父母猶在此土，由今思之，鮑師「速去不可遲」一語，是已知未來事。」又問隱娘，鐵鼎，司韜，皆得夢中一見父母，「我今索之於夢寐何如？」隱娘曰：「凡人之夢，乃是遊魂，故其所遇，只在依稀彷彿之間；若真仙，則仍是元神出舍。」公孫大娘接着道：「從來聖人無夢，恐帝師雖欲求夢，亦不

可得也。』老梅婢適然走到，卽應聲曰：『聖人無夢，我不聖之人，倒有個夢；老相公與太太，向我說的：「我女兒不能夠會面，汝是義女，一生志誠，要來接你去，當作骨肉相依。」我想神仙沒我分，不如原去侍奉兩個老人家，已經許了呢。』月君恍然道：『曼師之言亦驗矣！』說老梅婢都要會的。』我今還索之於夢中爲是。』遂下敕旨，令司韜前去致祭。月君是從不睡覺的，只爲一心要見父母，將通天徹地的靈慧，返落在意想中去，當夜就晏然而寢。見有兩個女婢，前來稟道：『帝師有請。』

第七十六回

唐月君夢錯廣寒闕

老梅婢魂歸孝廉主

唐月君雖然睡去，那神明却與白晝無異，見兩個垂髫女子，年可十五六許，皆有天然姿態，雙膝前跪道：『請帝師命駕。』月君方欲問所從來，忽聽得門外傳稟，說：『司城隍謝宴。』二女鬟就口宣道：『帝師有旨：不勞卿謝，知道了請回罷，！』月君信

口道：『可謂使乎使乎！』因想變駕一行，恐有神靈迎送，遂悄然半雲半霧。女鬟前導，正是向西的路，月君便問：『此去是平陽府，汝二人可是我父母差來的麼？』二鬟指道：『前有高山，到彼便知。』說話間，早見翠微之際，雙闕凌空，似白玉琢成的華表，雕鏤着素鳳，般旅欲舞，如活的一般。月君看闕上的榜，是「廣寒新闕」四字，心中甚是懷疑。迴顧二女鬟，已不見了。信步行去，又見萬仞崇臺，在空明竄竄之中，乃飛身而上。有橫額在簷，曰「一采瑤臺」。凭闌四眺，依稀銀河滉漾，桂殿玲瓏，大爲詫奇。忽而清風徐來，天香一片，沁人肌骨，三足靈蟾，跳躍於前，玉兔舉杵，迴翔於左右。月君不覺失聲曰：『異哉！此我廣安府耶？我今復歸於月殿耶？』又想：『我初然是夢，豈其已經尸解耶？抑并肉身而羽化耶？』又一想：『我道行未足，劫數未完，焉得遽返瑤臺耶？適纔二女，豈上界所使召我者耶？何以又無玉旨？其仍然是夢耶？不然，何以羽衣霓裳之素女，又絕不見一人也？』正在躊躇，遙聞得玉佩叮咚，香風繚繞，似有素女十餘，隱隱然在非烟非霧中，連袂而來。月君道：『是耶？姍姍者，我舊侍女耶？』

可惜素英寒簧，竟不得與我同歸於此！」翹首之間，早已齊齊整整，列跪在臺前，曰：『有失迎迓，幸帝師原宥。』月君俯而視之，並非素女，內有幾位后妃服飾，餘亦神女粧束。疾忙答禮，相扶而起，却有南岳夫人，碧霞元君，湘皇，嫫妃，瑤姬，五位是舊識，彼此皆嫣然一笑。元君先啓齒道：『今日嵩妃，敬邀鸞駕，妾等幸叨侍教。』嵩夫人隨向前再拜道：『初命神吏，沿途迎接，緣因帝師微行，不敢驚動；二暨回報時，某等即趨向闕下祇候，竟不知帝師已在臺端，所以錯誤，皆某等疎忽之罪。』月君答拜道：『昔承珍貺，至今佩服，尙恨弗能報瓊，何當又承寵召？無任慚愧。』嵩夫人又應道：『當日帝師，駕臨荒陬，猥以嫁女，弗敢褻瀆。今特因元君湘皇，與諸夫人輩，共遊鸞旂，冀違前愆。』月君謙遜了幾句，問道：『但不知嵩山之頂，何以有廣寒宮闕耶？』衆神女齊聲答道：『並無此事。』月君隨又仰看顏額時，乃是「坤靈臺」三字，所謂銀河桂殿，清蟾玉兔，絕無蹤影。大笑曰：『異哉！我心思在彼，而夢寐在此，此何故耶？』遂備言適纔所見。嵩夫人等皆應道：『小童等何處不尋帝師，就是此臺，也來過

兩遍，直至第三遍，方見帝師，獨立於此。『那二女鬟就向前稟道：『到闕下時，我已不見帝師，只道是在峯頭遊玩，差不多遍嵩山都找到了。』嵩夫人道：『此乃帝師預返月宮之佳兆，某等亦應預祝。』月君道：『此我心自迷耳，幸勿見笑！』方逐位叩問，嵩夫人爲一代言，首指一位，冠冲天冠，履朝天履，豐面重頤，河目海口者，曰：『后土夫人。』次指一位，金鳳冠，赤鳳履，衣九彩霓衣，面如玉琢，神如水滸，有傾國姿容者，曰：『上元夫人。』又指一位，雲鬢氤氳，肌香拂拂，衣袂輕颺，丰姿綽約者，曰：『司風少女。』又一位玉骨稜稜，風神皎皎，衣素縠，佩明珠者，曰：『司霜青女。』又一位髮綰三丫，眉分五彩，目炯重瞳，遍衣絳紅者，曰：『司雷阿香。』又一位宮妝錦帔，紅羅纏項，姿容藻麗，精神慘淡者，曰：『虞妃。』又指立在後面二位曰：『一衡妃之女真真，一小女端端。』并泰妃，衡妃，湘皇，慮妃，瑤姬，與嵩夫人，共一十有五位。碧霞元君道：『帝師既在坤靈臺，何不移酒餚於此，更爲幽爽？』衆神皆以爲妙。嵩夫人遂令二女鬟，率領諸侍婢，頃刻攜來，設獨坐南向，以待月君

。月君道：『諸神妃其外我耶？』南岳夫人道：『帝師在上界，爲太陰太子，在人世爲中原女主，禮當南面。』月君斷乎不肯，元君道：『請以后土夫人北面相陪何如？』處妃瑤姬等，齊聲道：『這個辭不得了。』月君只得就坐。后土夫人又勸了一回，方纔坐下。昭位是泰妃第一，穆位衡妃爲首，餘皆以次坐定。酒過三巡，月君見餚饌都是麟脯象腴，駝峯熊掌之屬，驚訝道：『珍品耶？』瑤姬笑道：『此是帝師佳製，無人贊而自贊也。』月君再視之，乃是蓬萊閣宴會時，製造一般，不覺失笑曰：『爲法自蔽，一至此哉！』衆神妃皆笑。月君又曰：『前此亦偶然耳，何足爲法？』瑤姬曰：『昔東坡之製品味，亦偶然耳，後數百年，尙奉之以爲法，必舉東坡而名之；何況帝師所造，比東坡更勝一籌？今卽借以奉享，若云不佳，眞乃爲法自蔽哉！』月君與諸神妃等，皆大笑。嵩夫人道：『妾聞得蓬萊門上，衆仙眞以詩爲令，亦可效尤否？』瑤姬道：『當日做詩，今日做詞，要不同些纔妙。』月君道：『帝女可謂善化成法者。』碧霞元君道：『以詞爲令固妙，但帝師駕幸嵩嶽，而返游於月宮，是心懷故國也。我等須擬定詞名，』

如長相思如夢令月兒媚諸調，方許用；如用別調，與題意不合者，須討。』上元夫人道：『若有不能作詞者，或許仍以詩代，但要合得題意，也使得否？』湘皇道：『若要詩代，必須作月宮詞七律一章，庶與本題相合。』后土夫人道：『以詞題而作詩，尤爲韻事。不須再議，請帝師首倡。』月君辭道：『此令原不分主客，須要爭先繳卷爲勝。』瑤姬道：『驪山姥之詩題，諸仙真皆不肯做，帝師當日是主，尙然首倡，今日之題，專爲帝師夢兆，若帝師不做，其誰敢先說夢話，竟當作真夢呢？』諸神妃皆笑。元君道：『帝師非夢似夢，似夢非夢，此中詩思，非想非非想，恭候大作，開我心靈，庶幾不落在夢想。』諸神妃夫人又笑。月君笑道：『人生一小夢，天地一大夢，我已落在夢中之夢，縱使了却小夢，終不能超出大夢，究竟是個夢想。』語未畢，衡夫人笑說：『帝師未做詩，先說法呢！』於是月君弗辭，信筆揮長相思一闋云：

讌神仙，醉神仙，

醉踏嵩山空翠天，

冰蟾千古圓。

憶嬋娟，夢嬋娟，

夢到瑤臺若個邊，

霓裳浩劫鮮。

衆神妃看罷，皆贊道：『珠玉在前，我輩燕石魚目，敢相混耶？』瑤姬道：『不混些燕

石魚目，安見得隋侯之珠，楚宮之玉之美。請看第一個先混來。』遂題如夢令云：

今夕霞消錦綺，

秋水一天如洗，

河漢渺無梁，羅襪雙雙飛起；

——飛起飛起，

人到瑤臺深處。

嵩岳諸峯播瀉，

翠拂銀河無浪，

迢遞隔瑤臺，浩劫何人獨上？

——獨上獨上，

只有帝師恰當。

一片月華如水，

冷浸神仙未醉，

試問廣寒宮，素女含情掩袂？

——掩袂掩袂，

只盼變輿返旆。

少女又續題云：

女僊外史 卷四